



莊子第三卷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

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肆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
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
矣不怠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
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音遶一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
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
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道

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
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
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乎濔勑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其言
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
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
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
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
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
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
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稀韋氏得之以繫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
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
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

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
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
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
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

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頥隱於齊肩高
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踣躄
上步田反下悉田反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
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
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佻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

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胡亂潰雍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
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
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

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
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
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有旦宅而无情
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
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黜汝以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
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好兮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躰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
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

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天根遊於般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壖埌音濫之野汝已何帛音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
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獫狁之便執
繫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
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
測而遊於无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
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類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音淑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第三卷終

莊子第四卷

駢拇第八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

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滛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滛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収名聲使

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
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
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
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
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
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
德也屈折禮樂响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狗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滯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滯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音縶音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

之整之齊之前有楛節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占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
 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人蹇蒲結蹇悉結為仁蹇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
 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
 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
 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而民乃始蹇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第十

將為胠音祛音發也二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絨滕固肩鏑古宄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滕肩鏑之不固也然
 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脗

勅紙反裂也

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

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
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
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
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
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弃規矩
攬_{勸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
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
 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惛冥耳轉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噍

二場
 用

嗔之意嗔嗔已亂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音嬌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摧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彫
琢其熟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

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
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讜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
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
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斬介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大亂罪在撓人心故

賢者伏處太山

嵒苦成反

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

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

不為桎梏

虛交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

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

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

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

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
 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泚合也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
 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
 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
 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視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
 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无妄朕又何

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得在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
 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
 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
 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尸頃冥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血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
 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在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然何僥倖而不喪今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二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天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

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
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无者天
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
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

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按於事而不辭齊於
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
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
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
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
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
不察也

莊子

卷四

終

莊子第四卷終

